



說約  
合參

#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五  
孟子萬章下

日本  
460  
25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五



明仁12  
461  
21

東京  
學校  
孟子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五

董嘉駒幼子

丹陽是基孫在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周陟嘯輯思

萬章章句下 凡九十一

伯夷章全直

此章前五節歷敘稱聖而歸其異歸重聖之時一  
句後明孔子之所以異歸重智字上○雲峰胡氏  
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存疑總註三子之  
極其一偏四句是解伯夷聖之清及孔子之謂集大  
所以偏者四句是  
解智譬則巧一偏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

四書大全卷之二十五 孟子

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紂序孟子歷敘群聖曰古有伯夷者其持已也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其處世也擇君而事非其可事之君不事擇民而使非其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若橫暴之政之所出橫暴之民之所止不忍居其地也不但橫暴不居其心即思與鄉人同立亦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若將免已也當紂之時天下聲色皆惡君民皆非朝野皆橫此正污濁之世也於是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而後出也伯夷之不降志不辱身如此益廉而立

志人也故後世聞伯夷之遺風者雖頑貪無知之夫皆化而為廉辨懦弱無守之夫皆化而有特立之志而莫不興起焉矣其孤介固足守已而流風又足感入伯夷之行蓋如此折諱太全蔡氏曰首一句是身之所接不苟自切近處說起次四句是事進退不苟次三句是所居不苟以處常言次三句是所處不苟以處賢言當紂之三句則微其寔于當堯風三句是表其風于後世頑廉以知言懦立以守言通節俱形容一清意且宜合讀不可露下三節做此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參序古伊尹者嘗曰致君之具在我何所事而非君之君澤民之具在我何所使而非君之民其言如此故世治亦進而世亂亦進而仕以為君為民焉又嘗自明其仕進之意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知之人予今幸而為天生民中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不容負天之托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未知未覺不與彼翬翬蓬生復性之澤者即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以陷之是其以一人之身而自任天下之重有然也無所擇

于世而有所責於己伊尹之行蓋如此此析講大全蔡氏曰首二句伊尹之言次二句承其言而狀其行次七句又是伊尹之言次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也語意相承總見任意要合說○天之生斯民以下總是明伊尹所以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之意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裻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流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參序古有柳下惠者雖遇汙君亦事之而不以為羞雖與小官亦為之而不以為卑其進而事汚君為小官也不隱其在己之賢能而必以其直道直道必至於遺佚雖入遺佚之而不怨遺佚必至於阨窮雖身處阨窮而不憫其事上也然也至於與鄉人處其中油油然自得不忍去也其言曰爾為爾我自為我雖袒裻裸裎於我之側亦爾之無禮耳焉能流于我哉此所以不忍去也其處衆者然也柳下惠之與物無忤如此蓋寬大敦厚人也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遺風者雖鄙隘之夫亦化而有寬人之量雖刻薄之夫亦化而有敦厚之

性而莫不興起者矣無所異于已而有化于人惠之行蓋如此

析講大全蔡氏曰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處衆之和未三句則亦表其風于後世也鄙寬以量高薄敦以情言剛字他處只訓陋此對寬言故訓狹陋亦勉見和意更舍第○爾爲爾四句述其言正見其所以不忍去之意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

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

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浙先歷反

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米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也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荷去故遲遲其行也腊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和岸若古孔子道不行于身公而去齊也則接淅而行至相子女樂之受而去魯也子路促之夫子則曰遲遲吾行也夫孔子遲遲者爲去父母國之道情義不容忍然與去他國不同也即此觀之可見孔子之生平凡其去而或遲也非失之急迫道既不行可以速而速而或久也非失之滯滯義不容忍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爲高世莫我知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仕爲榮苟有用我可以仕而仕此孔子之行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舉去齊魯之事而推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四可以字是時四而字便是因時曰孔子也便見三聖則不可以謂此之意○接淅一事亦未必實然特借此見云之速耳去父母句是孟子解遲遲吾行之意可以速四句承去齊去魯推言之見孔子生平大概如此不專指去齊去魯說速久處仕心裏無意必固我故無所不可不就外面無滯迹說上孟用四則字有決斷意此用四而字有圓活意○遲遲吾行蓋因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註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或泥註專指去齊大謬○新安陳氏曰伊尹道行于當時有功業可

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于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故以風言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矣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

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與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參序孟子敘列之後又從而闡之曰夫夷尹下惠及孔子其行事自然造極如此皆古聖人也然自我觀之聖亦不同伯夷節高天下無些點汚是聖人中之清者也伊尹身荷天下無些退讓是聖人中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無些岸具是聖人中之和者也若孔子推移變化措之

咸宜如元氣自然之運聖人中之時者也

析講上四節只當敘畢說此節方就上文斷之此節全重末句見孔子之聖與三聖不同謂之時者如元氣之流行于四時非若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也三子清任和通做得聖之下一盡各不能相兼時則忽清忽任忽和兼三子所至者而全兼之此便是集大成意下皆借樂以明之要不出時字之意○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此聖字兼知行言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此節聖字雖重然其所同也四人分別處全在下四字評定故清任和時字尤重當着五讀○聖之清與清之聖意大別今人只講清得之聖非聖之清聖之清循云是聖人中之清者也下做此○太全張南軒曰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時也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篇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擊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小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見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亦存疑試以聖之時者申明之孔子盛德渾備兼三子之所長而時出之此之謂集群聖之大成而非一節之小成也何以謂之集大成蓋樂有八音獨奏一音自為聲自為振是為

小成集大成者當未作則金以聲少而玉至將闋則玉以振之也金聲也者欲發其音必先擊鐘引起然後衆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始衆音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衆音既作臨畢特擊磬以收之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終衆音之條理也始終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為集大成也與因是而知始條理者即孔子智無不盡之異也先明諸心以知所往然後體衆善于一身是智以力啓行之端與金以開音衆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終條理者即孔子德無不全之事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是聖以收心至之功其玉以收音衆之終者其事一而已矣聖知兼全以孔子之所為集大成也彼三子特小成三豈能比德于孔子哉析講孔子集大成何作集字中六句言樂之全正言集大成也末四句即樂之全以見言之謂集大成也金聲而玉振之句虛下四句三子之樂字俱指字之字指衆樂言金聲而玉振之須看兩去且分集字下豈對亦勿始約字而只按說為終蓋金以宣之于先而玉以收之于後則凡繼乎金以宣之而前乎玉以作之者皆統括矣惟樂音統

希故曰集大成。小成之始，終在。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連八  
 音而言，始終二字俱在。字此二字不重，修連與金玉字重，衆  
 樂非無始終，但修連不完，備惟金擊則中間五聲八音之修  
 理無一不始，玉振則中間五聲八音之修連無一不終。或五  
 子以此譬孔子如三子之清任和，謂是樂器有一件相似如  
 石磬，則首尾俱是。石絲音則首尾只是絲，不過一音耳。為始  
 終耳，謂之智，者其心明乎。時中，也謂之聖，者其身行乎。時中  
 也。三子未嘗無智聖，但知得清者，未知得任。知得任者，未知  
 得和。不知孔子時中之智，為渾全也。行極其清者，不能兼在  
 行極其任者，不能兼和。不知孔子時中之聖，為悉備也。此孔  
 子所以為集大成，而三子所以僅為小成也。此意多渾融寫  
 之。○此二節俱發明時字之妙，非時之外，又有智聖也。集大  
 成，承上時字說來，須講得自然，惟其時之渾然，中自能包得  
 非有意集三子之所長，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也。○大成二  
 字本說樂，孔子之謂集大成，借用字法也。○修理云者，有倫  
 序而不紊之謂。始修理者，析衆理于毫釐，終修理者，備衆理  
 于下貫。智之事聖之事全，要跟上修理說，不儘跟上始終說。  
 ○智是生而知之，于清任和之理無不照照之，在先故猶樂  
 之始，修連聖是安而行之，于清任和之理無不體體之，在後  
 故猶樂之終，修連也。○蒙引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  
 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髮處也。智與聖是已成各一，知行  
 是用功各自。○真註智字要見得全，覺愈明字要見得全體  
 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由時而會之，集大成此大成  
 而退出智聖，由智聖而會之，功又由功力而歸重于智意  
 畢貫通而語自次第，可見講金聲玉  
 振及始終修理內夾入清任和不得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兩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守之義見孔子巧力俱至，而  
 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  
 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  
 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  
 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之各  
 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布於四時也。



合於孔子之智聖兼全如此而其所以為聖之將而無三子者蓋有由也誠取而譬之孔子之智譬則巧也禮則與機巧中藏者實相似也孔子之聖譬則力也道謂能至與強力遠到者實相似也聖人之道力行而至之者聖也至之而能全乎時中之道者非聖也智也猶夫射者設力于百步之外也其發矢而至乎的者乃爾射者之力也其發矢而中乎的者非爾射者之力也是得心應手之巧也巧以運乎力而後為善射智以運乎聖而後為全德是孔子其巧加兼全者乎三子其力有餘而巧不足者乎此孔子之所以為大成之聖而獨異于三子也學孔子者當由智以入聖矣

析講上節始終二字已有聖由于智之意但未明言此節復以射之巧加譬之以見孔子聖極其備皆由智極其性也智譬二句勿露射字下正言所以取譬之意非兩力句隱合巧字為妙三子所以為一偏之聖者合下少得致知工夫見得道理有偏故所成者亦偏孔子所以為大成之聖者合下知得到見得道理周備精切故所成者亦全○此是以射之中

的譬聖人之全德射之中以的由于巧聖人之全德由于智得智重于聖孔子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智有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孔子之謂集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理智譬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註曰明白○大全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蒙引此一節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亦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下首自為始終與本文始終即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即見于言外○按朱子云不是無智是知處偏即人註知有未及意虛齋云三子安得兼有智取非與朱子其也謂安得兼有孔子之智耳由射之由與猶通已說譬而又云由者上文射字未出也○劉上主曰上節聖智平說此節智譬二句亦仍是平說到其至二句左說出聖由于智耳

比宮章全旨

通章是述周室班爵祿之甚不可用諱字要以天子為主諱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而去籍惟恐有天子也言爵以

天子一位，句，領起。蓋天下之爵自天子班之也。言祿以天子之制，二句，領起。蓋天下之祿俱自天子班之也。節節把天子作主，見得各分察然，不可僭越。而風之盛時，爵祿出自天子，內外相維，大小相制，尊卑厚薄秩然，不亂。意自可想見。○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祿之制。通于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于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爵之制。施于天下，天子之卿，五節是班祿之制。施于國中，天子之卿，一節，則施于天子之國中，上下三節，則施于諸侯之國中。未節，輕看，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耳。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魯大夫。錡，錡也。錡，錡也。錡，錡也。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參序北宮錡見當時爵祿之無其制，問曰：周室之初，其班次君臣之爵與祿也。尊卑厚薄如之何？析講班次者，次第之謂言等級分。明不可僭也。爵祿兼君臣言。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

去其籍，然而朝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弁帶，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參序孟子曰：周初之制甚詳，固不可得而聞也。蓋其詳載於典籍，必籍存而後制可考。當今諸侯所為，僭竊兼弁，惡先王班爵祿之制，有害於已之所為也。而皆去其典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雖然，文獻之遺，猶有存者，朝也。亦嘗于殘篇故老之傳而得聞其大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參孫疏以班爵之畧言之。天下之大統于三，故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天子一位，尊無二上矣。然天下可以一人統而不能以一人治，于是有封建之典。天子而有爵位盛

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一位斥壤于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  
位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位字也字養也其德足以  
安人者曰子男在也任也其德足以安人者曰男則同  
位爵之班于天下者凡五等也國之中統於尊故出命足  
以正眾者君也天子君于上畿甸侯君于列國各自為一位  
矣然一國可以一人統而不能以一人治于是有命官之典  
自君以下有知進退而道上達者卿也一位有智足以帥人  
者大夫也一位有才足以事人者士也上士一位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爵之班于天子諸侯之  
國中者凡六等此班爵之大畧也

析講天子一位君一位各提起看蓋公侯伯子男為天子分  
治天下者卿大夫士為君分治一國者一位字俱重見得位  
有定之分截然不可亂也一位猶言一級六等通於國中  
蓋兼王朝與侯國言存疑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為君者言上  
自天子下自子男附庸皆是為君者六等通于國中合君臣  
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也蒙引子男同一位猶郎中員外皆五品但  
有正從且使子男序立必子序于男之上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稱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  
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  
謂之附庸若春秋郊儀父之類是也

乘孫疏以班祿之畧言之祿出於地祿有厚薄則地有多寡  
天子至尊故食賦于畿內者其地之制則方廣千里蓋不千  
里則無以待諸侯故也公侯甲於大夫故地廣百里蓋不百  
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藉故也伯又甲於公侯故其地之廣  
七十里子男又甲于伯故其地之廣五十里祿之班于大夫  
者凡此四等四等之外又有地不五十里而貢賦有限朝  
觀會同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大國之類是以治民之功通  
於天子者曰附庸是爵之尊者

析講祿視爵以為等。祿以地制言。君祿出於地也。合上節天子二字俱要提起看。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遠天子。即述職意也。○天子千里諸侯皆自百里以下。此有強幹弱枝。君重臣輕之意。○方者正。方之意。東西南北相距各五百里也。方字帶下讀。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衆序天子制地固已十倍於侯封。其為天子卿則所受食采之地百里與侯同。天子大夫所受之地七十里與伯同。天子元士所受之地五十里與子男同。蓋諸侯扞禦於外。王臣輔治於內。功本相等。固居重取輕之勢也。此王畿班祿之畧也。析講受地云者。受采地而食其所入。即以爲祿。非受之以國也。言侯不言公者。公侯皆百里也。言元士不言中下者。視附庸也。○存疑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

此班祿自王朝之臣言。○大令蔡氏曰：內臣受地視外諸侯。重王臣以尊天子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祿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一千畝。其入可食一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則但受祿者。於官如田之人而已。

衆淺說以祿之班于侯國者。言之公侯之國爲大國。其地方百里。比君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其祿皆取諸此焉。君享

一國之奉比之卿祿則有一倍之多卿祿較之于君雖十分之二而定四倍于大夫大夫之祿較之于卿雖四分之三而定加倍於上七上之祿則倍於中士中士之祿則倍于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祿相同祿取足以代其耕而已蓋庶人在官亦命為上者也因其其在官而不

得耕以祿代耕也大國班祿之制如此

析講孫疏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一卿皆命於其君皆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蒙引註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

云云可食九人至五人按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推加上去君之祿已見天子之卿一節此復自君說起蓋以君祿為準則也同祿者同有百畝之所入以為祿食足以代其耕

者先主之意若曰使以此力而用於耕其所食亦猶是耳○麟七日周禮注疏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高辟召除其

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胥徒民給徭役者掌夫人職五日府掌官辨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

政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讀禮疑圖云今按下士之位在下士之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為已仕之臣有

用者也朱丁謂上之無田與庶人云云此非指下士也蓋指衛公宮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胥樂師所教之瞽其次

則有府史胥徒府知令中庫史知令吏書胥知令承發徒知令承差其下如門閭之直皆於公署中應役者也其外則有

居肆之百士而餘廩焉者皆為在官之庶人也謂之庶人在官則事有煩簡人有衆寡所重在養祿宜有差故云足以代

其耕謂不比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甚精○君十卿祿等句趙註謂是倒裝文法言卿祿居君祿十分之二殊覺費解蓋

本國地方百里固是說公侯之制然君與卿大夫士之祿皆在其中故復言君十卿祿以別之此句仍當以君祿為主但

所重則在臣祿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節耳淺說較直捷故從之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

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人

參序伯為次國其地方七十里而君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亦仰給于其中焉君十倍於卿祿猶之大國也君卿祿則少殺為卿祿三倍于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亦猶夫弗殺也次國班祿之制如此折講大全趙氏曰出卿而七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由卿而上其祿寢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詳給也○蒙引可殺者損有餘之意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注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起外八區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四百四十八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四十人

參序下男為小國其地方五十里而君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亦仰給于其中焉君士卿祿猶之次國也而卿祿則又殺焉卿祿一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亦猶夫次國而已弗殺也小國班祿之制如此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獲得也一夫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九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不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管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

禮書皆撥於於禮之餘而出於漢儒之時二博會奈何  
欲盡信而可為之弊也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祭存疑然庶人在官之祿亦豈盡同於下土而無所差等哉  
祿取代耕其數亦有不等等語以耕者之所得言之每丁夫得  
田百畝百畝之田必施之其其多者九勤是為上農夫計其  
所得可以食九人上農夫其所獲可食八人中等農夫其  
所得僅可食七人其次農夫其所獲僅可食六人至力之最  
墮者下等農夫也其所獲僅可食五人而已其收漸薄其所  
養漸少也耕者之所獲六約有此五等者庶人在官者事有  
煩簡力有勞逸故祿之上下亦係之專煩者予以九人之養  
其餘以次遞減事簡者亦不失五人之供以農夫所食之  
多寡為節祿之差等焉所謂祿足以代耕者如此可見先王  
之班爵祿也其定分也甚嚴其分土也甚公其意也甚重  
其制也甚周此吾所聞之木畧也奈何諸侯之去其籍哉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節發明祿足代耕之義耕者之所獲一  
旬其意至五人何方盡農有五等以力之勤惰分而食因以  
異也在官亦有五等以事之煩簡分而祿因以別也不及下  
土者想下土之祿只等上農夫耳○說統通章天子重看諸  
侯之去籍無天子也說天子位側見各位莫然不可好也  
說天子之制地方千裏側見大小截然不可借也觀天子之  
臣尚視侯視伯視子勇則天子之重可知矣即不能五十里  
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祿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周制內  
外相取大小相維若此則諸侯惡而去之固天子之所必誅  
也○此章言封建而未微及於井田井田  
封建相為維持故祿養耕舍相為乘酌

問友章全旨

此章論交友之道只是「一個友德而不可換友其德也」句  
是通章大綱而未飾尊賢貴貴並言正以見尊賢之義同於  
貴貴則貴之不可扶明究竟不扶貴全為友德尊賢正與  
友德相照應孟獻子四節以古之不以  
狹貴者立個尊賢樣不心分優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狹長不狹貴不狹  
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狹也

挾者謙有而恃之之稱  
參趙註萬章問曰敢問交朋友之道孟子曰交友之道心欲  
其下禮欲其恭必不挾已年長不挾已貴勢不挾已之兄弟  
有富貴者而與人友蓋以友也者友其人之德以爲吾進德  
之資也天下無有施于德者若存一自挾之心則志  
驕氣盈有德者將不與吾友矣故不可以有挾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  
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  
○兄弟以勢言如商門閭閻之類○挾註訓謙有而恃之之  
稱慶源輔氏曰親夫有與恃二意友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  
未可謂  
之挾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

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

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 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慶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  
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  
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乘序交友固不可挾而不挾貴尤難試歷言古之不挾貴而  
能盡友道者曾子世卿百獻子者百乘之家也可謂貴矣當  
其時有友五人焉曰樂正裘曰牧仲皆賢人也其餘三  
人皆衰仲之流則予偶忘其姓名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交  
友也豈漫然友之哉正以此五人能以德自重不動心于勢  
利無獻子之家者出此獻子所以友之也假使此五人者其  
心亦有獻子之家獻子友且賤之則不與之友  
矣此獻子爲德而友而百乘之貴非所挾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獻子不挾大夫之貴也獻子所重五人  
者在於忘人之勢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  
矣○王觀濤曰不重在五人能忘人之勢只重在獻子樂與  
忘已之勢者友便見能自忘其勢○獻子與此以下三子推  
獻子與友之心也五人無獻子之家正見其樂道忘勢而有



德可友處○存疑無獻子之家視獻子之家如無也耶註中忘勢意有獻子之家君把獻子之家來賞事而慕羨之其勢而測其有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

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

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祝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參序非惟百乘之家大夫為然也雖小國之君而不挾貴者亦有之費邑惠公曰交友之道因之而施吾於子思之大賢

則師事之矣以其德足以型于我也言於顏般之次賢則友資之矣以其德足以切礪乎我也言於長息其才足以供

使令則事我者也豈敢混于師友之列乎即惠公之言觀之可見其所友以德而小國之君非所挾也

析講蒙引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必偏重于師長息不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

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

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取不飽也然終

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

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諸本多無一也註謝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人言坐分坐食及食也

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使治天民非入吾所得專者也

參序其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夫之君其不挾貴者亦有

乏晉平公之於女唐也嘗慕其賢而進其禮然則命  
惟謹必唐命之入公則人則命之入公則人則命之入公則  
食其所食者雖疏食菜羹也至其禮也則命之入公則  
敢嫌其薄而不飽也且其禮也則命之入公則  
已矣特儀文之末耳大以爵位官有德而公弗與其天位以  
官之也天以職事任有德而公弗與其天職以任之也天以  
祿食養有德而公弗與食天祿以養之也是士人無爵工者  
之尊賢也非士公採用人之權者之尊賢也  
其意固知有德而友之而人國之貴非所挾也  
析講天全真西山曰大位所以官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  
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必使治天民者也平公  
皆弗與其之持虛尊之而已豈王公尊賢之道哉祭氏曰  
不敢不飽以上稱平公之不挾以下斷其所未至小因而示  
入以王公尊賢之則一非取平公也○非王公之尊賢便有  
下文堯友舜的意思然引平公事還是取  
其不挾實然終于此而已以下原不甚重

###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賓亦饗舜送為賓主是

#### 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婦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  
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  
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衆序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於舜者昔舜自歷山而上而見帝  
帝妻之二女以舜為甥館於貳室亦嘗就其館而饗舜之食  
其館舜也是舜固為賓而堯為主其饗舜也是堯為賓而  
舜為主夫更迭為賓主如此是堯以天子而友舜匹  
夫之德也此真不挾之至又不獨大國之君為然也  
折講蒙引此節只言堯不挾天子之貴以見友道之極非是  
承上說王公之尊賢蓋堯之于舜固能與其天位治天職  
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重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上文所以著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此說則平公  
之于女唐其尊賢為極矣又孰知其為有所未至耶○此側  
重而升故為尚見館甥是堯以賓禮遇舜饗舜是舜以賓禮  
遇堯重

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

尊賢其義一也

貴實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也知貴

此言朋友人倫之所以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出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備此堯舜所以為入倫之至而孟子言必得之也

余序古之人不挾責而友德如此夫豈不合於義而為之哉大抵天下有分位所以崇體有道德所以輔仁以下而敬上位之所在也謂之貴貴以上而敬下德之所在也謂之尊賢貴當貴而貴之固為事之宜賢當尊而尊之亦為事之宜其義也奈何世之人但知有貴而不

知有賢哉此友道之所由日替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總結上四節而斷其同歸於義重尊賢上賢即德也○總計單舉以天子友匹夫者舉重以見輕也

不必正抱○下饋壽曰論者分下當敬上論道德上當敬下正見位非獨重而德非獨輕意

交際章全旨

此章交際在諸侯饋上上說前五節反覆論交際可受之義而折衷於孔子後一節因論孔子何以仕之義亦所以發明交際可受之義也通章以事道二字為大綱以交以道三句為斷案以下無非發明此三句孔子之微較以明賜之受正見受賜皆為行道之意孟子之時侯主無好士之誠而猶有下士之禮若過為峻也天下終無可受之人吾道如何行得不若因其折節之虛意以顯實臣師臣之義亦一為退合機緣正與孔子事道心事相符非區區止從交際是見也萬章苛責其物之所從來始終以為可卻孟子薄責其物之所從來始終以為可受不知不卻而受此委曲以為行道之光節孔子凶嚴執之心而此際向公養之意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泰大全萬章見孔子不仕人國而籍受其交際故問曰敢問人之以禮儀幣帛相交接如此者何心也

子曰交際之禮所以表見其恭敬之心也

新講交際即暗指諸侯下交說精字有慕道意○達說來也  
指心言與何心也相應註禮儀幣帛勿分只是幣帛之  
交而為禮儀之寓也孟子打頭說個恭字便見當交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

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

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禮有所卻者  
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  
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

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參序章曰交際固為恭矣而辭讓亦為恭乃在卻之卻之而  
不受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曰凡貴者處餽未有無故  
而卻者如尊者有賜於我而心竊計其賜之所從來曰其所  
取此物者合于義乎抑不義乎必所取合義而後乃受之不

然則卻之矣夫尊者以恭而賜我我乃逆計其非義而卻  
是未免刻薄之意鄙其物而輕其人也是為

不恭故君子於尊者之賜可受則受而弗卻也

析講卻之卻之堅也味四字語意雖有不恭意○角是  
言卻之亦是廉以持已何故便道是不恭○而後受之上下  
個却意故曰以是為不恭註不然則讓之正補其意○尊者  
賜之以下印字是受餽者心竊計之之意與下節以心却之  
印字一樣看俱是設為竊計之詞  
尊者暗指諸侯其字印指尊者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且其取諸民之不

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

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  
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印字印在  
以道如餽聞戒周其飢餓之詞以禮謂辭

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賜賈

參淺說章曰不義之賜自不可受夫請無以言辭顯然卻之

直以心隱然卻之心度之曰此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

受之理而外姑托他詞以無受則在我無不義之污在彼無

不恭之嫌不失已亦不失人亦不取乎孟子曰交際之禮何

必心計其所取之不義乎但觀今日其交亦以道而非於出

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與斯禮義

之中正如孔子亦受之矣何以能盡哉

析講達說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其交也二句下

章斷案已括于此上節其所取之敬者亦是心卻斷章認

是辭卻故有請無以辭卻之一問交以道是恭之大義可原

處接以禮是恭之節自可觀處禮節道之節文是一套事斯

孔子受之是舉禮義之得中而取物

最不苟者言之以見其不必卻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

其醜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

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

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

何其受之與平聲諫書

作慈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入之處也萬

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言

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醜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稱

各越顛越也今書閔作賢無凡民一字教怨也言殺入而顯

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

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

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

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不姑闕之可也

參序章曰若不同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設今有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如此其不義之甚也乃其交也亦以道其醜也亦

以禮如此其恭也斯可受其禦人所得之物歟孟子曰不可

康誥有言曰殺其人矣而復顛越其人之死於以奪其貨物

頑然不知畏死凡民罔不諷怨之由書言觀之則禦人之盜乃王法所不容是不待教戒而當即誅之者也夫此誅禦之法三代相授不待辭說細執者也至於全其法猶顯然明烈如之何其受之乎

析講大全問殷受十四字趙氏謂此誅禦之法三代相授不待辭說今日猶為嚴憲則禦得之貨如之何其可受烈明也此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語字甚要○達說不可是不可受引康語只是明不可一字○此節輕引起下節引禦以為例乃為下文諸侯猶禦意着脚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備可而況受其賜乎

此通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謂非其有而取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字詳前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一說亦非孰是

此通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謂非其有而取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字詳前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一說亦非孰是

泰序章曰禦固不可受自今之諸侯其取之於民也橫暴不義亦猶夫禦也苟善其外之禮以交際矣斯君子受之知禦入之不義而不知猶禦也君子義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以諸侯之取而比之禦未免太甚誠以法論之于以為今日諸侯

者作明正典刑將合比今之謂侯而盡逐之論抑其先教戒之  
終不改過而後誅之乎若教之不政而後誅之則與祭之不  
待教而誅者不同矣且以論之義同而毫不苟者也夫謂  
凡物非其所當有而取之者亦同于盜也乃是充不義之類  
至于義之極情極微也盡頭處而極言之一見為取非其有之  
小與祭人不義之大均之有等於是義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  
則諸侯之取非其有豈遂同于盜哉既不同于祭人之盜則  
君子之受其禮際何不可苟昔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之俗  
每當祭祀時必相與田獵較禽獸以祭孔子亦從俗而獵  
較不明罰勅法以禁止之夫獵較亦取物之不以禮者尚  
猶可從而況諸侯之賜交以道後以禮何不可受之有乎  
析請達說子以為有王者作三句言其于法有可容是就法  
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二句言其于理未真盜是就  
義理上辨其非真盜此二段平看總是辨其猶祭之非應上  
取民猶祭意既非真盜便見交際可受矣故孔子之仕以下  
是明其可受賜應上君子受之意○獵較是爭競以取之者  
受賜是揖讓以取之者故取以相形一曰孔子受之六曰獵  
較一曰見辭受之義當以孔子為宗○孔子亦獵較只不  
止之非身自為之也○今之詳侯數句乃萬章發問本意上  
面許多說語只要說到此可然其說未免已其故孟子折之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

與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

供薄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論也○薄正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  
獵較也萬章問也○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先以薄正其  
祭器使有定數而後以四方之食○實之夫器有常數  
實有常品則其止矣彼獵較者將入而自廢矣○未知是否  
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行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  
道之端以示於人故知○道○果○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  
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而心去之蓋其去雖下  
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也○於一國也

參漢說章曰然則孔子之仕也從俗而不思以道為事則獵  
不以行道為事也章曰既以行道為事則獵  
較者非道中之事宜在所舉者也奈何又從俗而為之乎  
子曰孔子于從俗之中自有變然之用魯人之獵較以祭者  
因祭無定品也而所以無定品者因祭非無常數也孔子先  
以籥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得之物寔之夫  
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雖多亦無所用其  
弊將久而自廢矣此孔子所以誓同於俗而不違也章曰如  
此委曲遷就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為之耳既不違其行道之  
志何不遂去孟子曰聖人欲行道于天下而更張太驟使人  
有疑畏之心則道終難行矣孔子所以不去而仕其國安其  
俗者蓋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吾道之終可行也  
若其端既可行矣而君相不能天用以遂行之然後決意以  
去是以未嘗終年留一國也夫其留也

以道其去也以道信乎孔子之仕也事道也

析講此節總見孔子之仕魯始終一于道也非事道與一問  
意頂獵較但須海說為下有奚獵較一語籥書是祭物之

如太廟遵豆各十一一羣廟各八之類實如魯賈曰賈之類四

方指魯國四境言○為之兆也就籥書推測蓋以正在籥

書而其心之欲正者不止一是變乎道為東周皆兆朕於此

○兆足以徂矣四句玩而後字要見不得已而夫其戀戀于

事道者未嘗忘也未句不專指去魯說○王觀海曰當時疑

夫子之道當奇莫究舉世真確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

事不合而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

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夫山崗身于魯正欲以其體試輒效

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存疑聖人之用于魯凡其

所行使籥書豚者不籥書一也○存疑孔子途三

月而魯大治者皆其試行道之端以小人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

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也季桓子魯卿也斯也備靈公備侯元也季公春秋於魯則兆足功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備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饋而不卻之驗也○蔡氏曰不聞蓋子之義則非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未嘗苟且亦未嘗過難也有見其道之可行而委身以仕者次之有因其君交際之簡致敬盡禮而仕者次之有因其君能修養賢之典而仕者于何考之其仕于魯也于季桓子執國政之時而孔子為同寇攝相于魯者乃見行可之仕也其仕于衛靈公者乃際向之仕也其仕于衛孝公者乃公養之仕也孔子之仕大約有此三者亦何嘗為已其哉又何疑于君子之受賜也

析講此節因上孔子仕魯而言其所仕不同無非事道之意蔡氏曰見行可固是為道際可是禮賢者亦知重事道公養

際亦足願學孔子處○見行可三句從為之兆也生出三段點入兆字見行可亦是委曲之事不可說得太好際可公養二仕字即上受賜上見仕意非上受賜後始仕進也總見孔子志在行道苟可以仕皆所不辭知孔子仕際可公養之意則知孟子不欲交際之意矣○重見行可三句而三句又重見行可下句總發明孔子事道之心○際向公養亦是重行行道處以足行可意○或問孔子本仕于定公而言子桓子者何也朱子曰定子實魯國之柄故也此亦見語意間編獨不然之其義曰此章言孔子道行于魯也以其不可為之時之驗也○大行其道也○亦心也不得已而際可公養亦順而弗却也○入○道○為○兆○之○心○在○徒○曰○禮○際公養而已皆去○禮○于○心○或亦妙○因行可說到際向公養正與其初以道○何○互○相○發明也○公養言國君能修公家養賢之典也如繼粟繼肉之類便是

任非章全旨

此章為言世尊貴而不行道藉口于為貧者發故以為貧而仕不之苟就者以形容其明也本

意以行道為主，全重本，勿為貧而仕，亦宜擇其職之易者而盡其職。如孔子為委吏，為乘田，雖為貧而仕，亦未嘗盡其職。况居高位，立人，孰而不以行道為心，寧不可耻耶。曰：說不仕，非為貧便見仕，以行道正與未，何相呼應。總見為貧則當辭尊富，而居卑。貧矣，既長，尊富則當行道矣。可藉口于為貧乎。鄒陽朱氏謂此章專言為貧而仕之義，亦未合。及通首首尾，一句一意。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

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進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饒養者。象序孟子曰：君子之仕也，係于君民國家之人，非徒為貧之故，欲資借犬，非斗之祿也。而有時乎志違，遇否，不得已而為貧，亦猶人之娶妻，非徒為養之故也。而有時乎不得已而為養。

析講仕非為貧也，何宜重，有暗舍下行道意，特未露出，有時乎為貧，亦出于不得已之故，可非為貧也，可見。○下二句伴說，不重。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象序為貧而仕者，既為邀一職以資其斗，其可昧于所居哉。當辭爵之尊，而居于卑，辭祿之厚，而居于薄，然後不失其初心也。

析講此貧字與上貧字異，此是家貧，此是祿薄，為貧者未必尊富，何用辭之。此言其僕仕之初，自審當如此耳。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乎擊柝，音訛。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參直解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亦必有其所宜居者矣。何者？為所宜乎？則如守關之吏，幾防出入，以擊柝為職者，其職易稱，為貧者當居之也。

析講蒙引：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下文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為關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于夜柝。夜行謂守關者夜行也。抱關是環抱，而守之意。抱關擊柝不必定為此官，但舉此為例耳。如下文委吏乘田亦是卑貧之職。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

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鳥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厚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參趙註：不觀孔子乎？昔孔子嘗為貧而仕，時亦嘗為主委積倉廩之吏矣。意蓋曰委吏所司者錢穀之事耳，但于出納之間會計當而不差，而吾職已盡矣。又嘗為苑囿之吏，主芻芻之芻牧矣。意蓋曰乘田所司者芻牧之事耳，但于畜養之際牛羊茁壯肥大且長盛，而吾職已盡矣。取其卑貧易稱于職而不至苟祿也。此為貧而仕者所宜法也。

析講此引孔子以証為貧而仕之意。看嘗為二字，是當其道不行之時而為之也。會者總其數計者，開其數當者錢穀積算明白也。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而已矣，節下不為高之意。惟取已職之稱而止耳。外此別無行道之責也。高壯生長貌。詩云彼茁者葭，艮字蒙引解作生息並繁。孫疏孔子貧且賤，嘗為委吏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繁，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

也。

以出位為非，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宜。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參趙註：為貧者所以然，何哉？以位卑則有位內之事，所當盡

言若論列朝廷而言位高之事則有越分之罪也或但取其稱職而已若官尊而立乎人之本朝必道行而後無愧苟道不行于上下難免曠官之恥也夫出位為可罪則知卑貧固易稱之官道不行為可耻則知尊富非苟祿之地此為貧者所以辭尊富而居卑貧也不然而道可不行乎

折謹罪邊輕重耻邊要個十將越職之罪以形廢職之耻要知此章大旨全為末二句發也言位卑則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矣惡可以貧賤自諉耶○  
士曰首節云仕非為貧則是為道矣故以不行行道為耻又云有時為貧則是不為道矣故以居卑為宜到底只是明此意然末節尤要看得明白○位卑四句俱反言  
然言高主中實也道不行實中主也又有辨

士之章全旨

前三節言士之所以自待後二節言君之所以待士然孟子本意重在責君待士上蓋士之在人國論分則氓也論德則賢也君而氓之既不取上同于君又何取下同于臣君而賢之則不特續有養之之道尤當有舉之之道能養則不必借名于周能舉則不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

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然大全昔孟子傳食諸侯受餼而不受祿故萬章疑而問曰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于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而不託于諸侯何也孟子曰分有所不敢也蓋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害則皆國者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饋廩養之謂之寄公是乃禮之所宜也若士之于諸侯則自尊貴賤卑之不問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于諸侯託于諸侯非禮之宜也故不敢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託是自我而託于彼其意倍故曰不敢以名分言固不敢上同于君是自我而賜于我雖不嫌僭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同於有位之臣託是就食

于諸侯餽是知其土而餽之周是待士之禮賜是待臣之禮賜之即託也○記郊特牲諸侯不臣萬公故古者萬公不繼世萬寄也○紹聞編曰託諸侯與為貧而仕不同為貧而仕如卜而繼世者皆有常職以食于上者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蔡紹聞編章曰士固不敢託于諸侯矣君若餽之以粟則受之乎曰受之曰餽與託相似不託而受餽是何義也曰君之于氓也固當周卹其空乏之士未為臣亦民也君以待氓之禮而餽之則士亦以氓之禮自處而受之此有可受之義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言餽無常數故可受○士特有道之氓也故以氓自待而受君之餽○上言禮此言義也守分為禮宜于如此即為義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參大全章曰周與賜皆出于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周無常數賜有常數有常數者所以待有常職之臣如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于上亦以既仕為臣也若士未仕為民則無常職無常職可以受無常數之賜若受有常職之俸祿是  
謂同于臣而不恭也此士之自處常然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言賜有常數不可受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

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

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甲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穆公愧悟自此不復命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哉

參序章曰君餽之士固受之然不識所餽者可常繼平日君之餽士固不可不繼亦顧其所以繼之者何如耳昔魯穆公之于子思也亟命使者問其安否亟命使者餽以鼎肉子思有所不悅于心于其餽之卒也麾餽肉之使者于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乃言曰始吾以君為以人禮待我也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役而無愛敬之意也蓋自是穆公悔悟不復命臺官來致餽也夫君誠悅賢必能養又能舉若不

能舉能養猶可也今穆公悅子思之賢既不能舉而用之始則亟問亟餽終遂絕而不餽又不能曲盡誠意以養之亦可謂悅賢乎此則不可謂繼而繼亦必以禮也析請太全陳氏曰少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士之禮焉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蔡氏曰此言餽之繼必以君命者為不可○麟士曰于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側看出君子思不麾餽固未已耳○按子思不悅自是臺使已僕僕兩亟拜也句地此處宜會費○臺無餽雖是悔悟却又不并廢其禮總是不能養○非謂熟肉極出則熟矣故云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參趙註章意匪僇又不可無僇又不可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始有僇以君命將之君子則再拜稽首而受以禮相重也其後舍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厨宰之人繼其肉將盡復送不復以君命將之欲使賢者不吝以敬所以優之也彼子思所以不悅繆公者以為鼎肉之微數將君命使已僕僕爾有數拜之勞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故不受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言僇之繼不以君命將之乃可受也。子思以為三句是推當時却僇之意。繼粟繼肉亦君教廩人廩人如此但其僇士時不以君命將之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

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

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亦豈為養而肯久居其國乎也賢者豈難之乎舜也始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凡百官牛羊倉廩皆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則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又不足虞矣後又舉而加諸高位又能舉焉能養能舉悅賢之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君不如待士則士亦終於君

既耳敢託于諸侯而受其賜也  
析講案引加上位謂上相之位非天子之位也。此人君養士之標的以見士不遇此只合守齋頌之禮也。養而曰備則非僇也九男二女皆過也

**政問章全旨**

通章發明不見諸侯之義以不見為臣不見二句為

子後義路禮門正與此相應總言士之不可往召也前二節是守分意次節以下是自重意然守分意輕自重意重君之不可召士正見士之不可應召知士之不可應召則知士所以不見諸侯之故矣引子思廩人二下良言若往見諸侯不惟有愧于子思反出廩人下矣末一節正言聖人義禮之中止蓋臣以應召為禮義士以應召為非禮非義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

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質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贄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衆序萬章曰士以行道為心則當以得君為急敢問士之不見見諸侯何也孟子曰率土皆臣士在國都者曰市井之臣

在野居者曰草莽之臣雖名臣而實未嘗仕皆謂庶人庶人不曾傳質而為臣不敢見于諸侯此定庶人之

之分之禮也無敢見之禮則無可見之義矣析諸首節市井草莽如二臣字即詩率土皆王臣意禮也

字只說守分若遽說自重之道便與下往見不義意相犯矣

不見兼未召不來見既召不往見二義○以德曰士以無位曰庶人○孫疏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

為贄也○禮書可奇而不敬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奇而不違時者雜也故工執之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

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參趙註章曰士既與庶人等庶人召使和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同一庶人同一君命而有往不往之異

何也孟子曰凡此皆率之義庶人以賤承貴法當給役故往役則得其分之宜而為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

故往見則失其分之宜而為不義也所以不往見也析講存疑上云不見諸侯禮也此云往見不義者不守禮

而往見便是不義也○王觀濤曰只在召字生出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且君之欲見以下方說

到君當重士士當道以自重上此處往見不義只就安庶人之分說方有含蓄○蒙引集註不往見者士之禮此士字與



下文士以旂士字不同此士字是未仕者下士字是已仕者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為並去聲

參淺說然欲知士不往見之義當知君欲見士之意我且問子君之欲見士也何為也哉章曰為其宏覽博學多聞而能知道也為其德成行立賢而能體道也君以是欲見之也曰如為其多聞也則將資之以考道問業宜受學而師之矣雖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如為其賢也則將資之以與道致治宜屈已而就見矣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來見也折請大全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然亦不必深致意○此正言士不可召正發明往見不義句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  
與之與平聲

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參序何以見君之不可召士也昔者魯穆公亟見子思曰有撫千乘之國以下而友士何如可謂忘分下交乎蓋自及也子思不悅曰聞古之人有言曰君于士也當隆以節禮之云乎豈但曰平等納交友之云乎吾想當日子思之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臣不可友君我何敢與君

友也以德而論則子事我者也是我為師子為弟弟不可以友師矣可以與我友夫由子思之意觀之可見子乘之君求與士為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召士使之往見歟知君不可召士則士往見之不義明矣

折講大全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蔡氏曰此引子思一段正明不可召之意真而况可召與一句下引虞人復借以形士以體不可召之義非與子思平層兩証○古之人三句猶云古人只說不事之豈說个友之以德則子二句言端傾心師事貴者乃能取善受益蓋自尊正以尊君也不可誇士千乘之君二句放開說不稱定繆公子思○友是平交召則卑之矣故着而况二字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一 混反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不至景公怒將殺之孔子美之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喪其元首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豈上智出虞人上也折講召之而往是非其招而可往也故引虞人一段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虞人以旆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中之首曰旆參存疑章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田獵之皮冠以其所有事也若招未仕之庶人則不過以旆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招已仕之士不過以旂旃變化猶士之能變也惟招大夫然後以旌旌有文采士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明矣古人之招各有義意如此折講通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概引故招虞

人必以皮冠若庶人僅以旃士僅以旒必大夫方以旒徑宜  
可以招虞人。○孫疏皮弁以鹿皮裘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  
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鄭註通帛謂  
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十旒旌之上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庶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  
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  
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  
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參蒙引景公以大夫之招招庶人庶人死不敢往以此推之  
則使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又豈敢不安其分而往哉夫以  
貴者之招招賤者特過其分耳未為屈也賤者尚守分而  
不敢往况乎招使來見是不以禮而加諸不賢之人者也乃  
以之招賢人乎其不可往也決矣

此所以不往見諸侯為士之義也  
柳講以大夫一句承上說來以士一句又因庶人不往推出  
總是以非分之招不敢往起下不賢之招不可往意○蒙引  
自繆公遂見至而况召與是句即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  
往見諸侯也自景公出至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即  
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兩段引証歸重而况  
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一句餘俱輕看○招  
之則來庶之則去者惟不賢之人則然耳招之便是以不賢  
待之故曰不賢人之招○註不敢  
往是過其分不可往是屈其節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  
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夫音扶底詩  
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太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

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

明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察蒙引故國君欲見賢人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必以其道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賢何得而見乎猶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也士不往見必矣彼士之所以不往見者由其以禮義自守故也夫義者制事之宜行止動靜皆當以是為裁酌而不奢離如行之有路也禮者治躬之準日用進退皆當以是為範圍而不可越如室之有門也惟君子見之明守之定下行一止皆是義能由是路而不舍一進一退皆是禮出入是門而不過也詩有云周道之平如砥其直如矢在上之君子所為率履在下之小人以為視效正君子能由是路之証也而出入是門因可知矣夫君子動必以禮義如此豈肯往見請侯也哉此欲

見賢者之所以不可召也

析請不以其道是召見所謂不賢人之報也義禮非兩件就制事言謂之義就檢身言謂之禮能由與出人就平白之立身行己言而不往見意即在其中○夫義路也禮門也自君子而言言不必以見賢上言○義者事之宜也禮者節之節也

禮有節文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重

不往見之義守不傳質之禮尤其大綱也○此一節詳明士

所以必不應君之召意○慶源輔氏曰以

周道為君子所履証義路為君子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

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亦盡  
參趙註萬章曰孔子禮義之宗也君命召則不俟駕車而行以不往見之禮義律之然則孔子非與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于魯有官職之事而君以其官名召之曷得不趨承也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蓋為正則當應召為士則不當應召皆禮義之所在也然

則士之不見諸侯為可與孔子一律論也  
析講章非真疑孔子不合于禮義乃終疑不往見之為未是

○大全輔氏曰當仕有官職則非草莽而井之臣以其官為  
 之則非為其多聞與賢孔子之往所以敬君之命是即禮義  
 而已矣蓋為士則以不赴召為禮義居官則以赴召為禮義  
 通章只論友善之量宜廣不泥定由魯國而及天下  
 之為無窮友之者取其善而益進我之善也須自已身上取  
 根基全從心之不自滿足來故章內未  
 足字是關鍵要看得一步進一步光景

一鄉章全旨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  
 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參紹聞編孟子謂萬章曰友所以取善而取善又由于已如  
 已之識見器量可以蓋一鄉而為一鄉之善士則可以盡友

可以蓋一國而為一國之善士斯有以盡友一國之善士而  
 凡善之在一國者皆吾善矣已之識見器量可以蓋天下而  
 為天下之善士斯有以盡友天下之善士而凡善之在天下  
 者皆吾善矣蓋既有是量則同志相求交修以進寧有窮乎  
 析諸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要看得  
 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蓋一鄉之識見  
 器量則我所取之友或有所偏或有所遺無以盡友其人耳  
 一國天下皆然○友也者友其善也聲應氣求自有不容不  
 合者非可以勉強求合也斯字宜如此體貼○蒙引既善蓋  
 一鄉又要友一鄉之善士何故蓋相與切磋以求益進其善  
 也一國天下皆然○觀下文以友天下句可見本節意重在  
 取友之善上非專  
 重自修一邊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常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衆紹聞編至于友盡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儘高已無愧一世之士矣。然其取善之心猶未足也。又從而尚論乎古聖賢之人尚論如何誦古人之詩讀古人之書所以考古人之言行也。然僅觀其言行而不知其為人之心可謂尚論乎。是以又即其誦讀者而詳考其所處之世也。所處之世異則古人行事之迹亦異而其心未始有異也。由乎千載之下如身生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在干已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如此方是尚友也不然雖讀得書虞之書誦得商周之詩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為尚友也。而亦何以盡友善之量哉。予勉之矣。

但曰論亦有辨別擇取之意尚論古之人兼下觀言考行。宜虛講頌讀觀其言行之迹也。論世考其言行之心也。如連而在上審其所以立功者何如窮而在下究其所以立德者何如審其遇合之殊揆其心理之合恍若身處其世而與古人相面猶方可謂論世知人方能神交于古。詩書載古人之言亦載古人之事論世亦非于詩書之外別有所考註中言行分貼處不可泥着蔡說極有見。○大全蔡氏曰此節重論世而知其心上詩書非必其人自著凡歌詠紀載其事者皆是尚論即在詩書上論但不徒以頭誦讀直以心想論他當日所處地位而以合之于所行事則得其人且得其心是上而與古人相友也。○如論當平世便知禹稷當憂民之憂論當亂世便知顏子當樂已之樂迹異心同凡聖類然若我遊于千百世之上而與古人面契于一堂非上交而何。

問卿章全旨

此是論為卿之道君有親疎之異故道有經權之殊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動時君虛已受善之心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

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忽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參序齊宣王問先王所以設卿與卿所以自盡之道孟子曰王之所問者果何等卿也王曰卿有不同乎孟子曰卿之爵同而分不同有同姓而為貴戚之卿疎遠而為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其道何如曰貴戚之卿與國同安危惟君無大過則已君有大過關係宗社之存亡則必諫焉然不以諫塞責也至于反覆之而君不聽則宗社之亡由于此矣于是不得已而易其位更立賢者以代之蓋為祖宗重民社故不得不行天下之本權也

所講反覆所以明忠易位所以存祀總為宗社之計○參解

###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參序王聞易位之言而駭勃然變乎色蓋疑其言之太過也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參序孟子慰之曰王勿異臣言也王問臣臣不敢避諱遂就而不以正理對蓋易位者貴戚之卿其道當如是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太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太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又委在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合參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曰：異姓之卿以義而合，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君有過而少違于道，則必諫焉。然亦不以一諫塞責也。至于反覆之，而君不聽，則煩數之。舜北于此矣，遂見機而去。蓋道既不合，義不苟，留守天下之大經也。卿之不同如此。有國者其自勉。

于無過以與卿相與有成，而可哉。析講反覆之三字最重。反覆者，積誠感動極力扶持，直到無可如何而後已。若無此反覆苦心，有一毫不可以質鬼神盟，離獨而輕言易位，輒諫輒去，則又卿之咎也。齊王兩問俱問卿所當盡之道。

### 孟子卷之十



